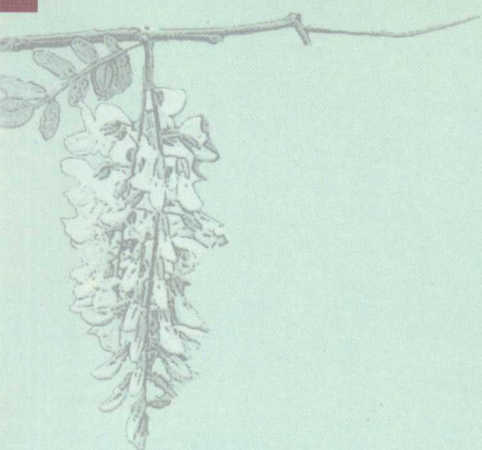


紫香槐散文丛书

# 家在岚皋

jia zai lan gao

黄开林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家在岚皋

黄开林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80680-60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在岚皋/黄开林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6

(紫香槐散文丛书;3)

I. 家…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3267号

紫香槐散文丛书

家在岚皋

作 者 黄开林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封面设计 李 挺

版式设计 李 挺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400千字  
印 张 112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05-0  
定 价 189.00元(全7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 “紫香槐”散文丛书导言

春天来了，又到移栽紫香槐的季节。

紫香槐这个新宠，原在国外灿烂，前几年才被引进到神州大地上来。它具有抗旱耐碱、生命力顽强的特点，尤其适宜于中国北方的土壤。它的枝上带刺，盛开蝶形花，风姿默然卓立。它每年有两次花期，在五月的夏风和八月的秋雨中情意勃发，那浓艳的芳香如波似流，沁透了远远近近赏花人的心房。

我们这套书叫“紫香槐”散文丛书。

紫香槐是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院花，中国散文研究所就设在现代学院，中国散文网就在紫香槐的包围中办公。以花种来命名，是希望我们的散文也像紫香槐一样树形美、叶形美、花形美，气味美，惹人喜爱。

这是中国散文研究所策划编辑的第二套书。

去年的那套叫“紫香槐”博客散文丛书，今次取掉了“博客”二字，是因为这套书增加了博客之外的更多的长文章、厚重文章、斑驳深远一些的文章。网络也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兴媒介，它刚普及的时候偏重于技术层面，内容的浮浅在所难免，但随着时间的递进和着意的经营，深化与饱满乃必然趋势。紫香槐在中国的原野上逐渐成熟，互联网也在中国人的案头上愈呈大观。它们都来自国外，但它们都会注入东方人的沉稳与韧静，开出自己的美艳来。

不过这套书，仍然与网络有关，系前者的继续和深入。因为书作者都是互联网的主人或常客，他们打理着“中国散文网”“白鹿书院网”“龙凤文化网”等等。他们用计算机敲打出自己的文章，那种键盘方式潜意识地改变着人的思维和观念，因此，作品就多了一些现代感觉，少了一些保守陈旧。他们又都喜欢着散文，而散文是一种过滤性强、提炼性高、较少杂质的艺术品种，怎样在快节奏中净化，怎样在混乱中坚守，怎样荡涤浮沙求真金，是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

网络和计算机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文学。每一次工具的革命，也是文化的革命。

我们喜悦着紫香槐的引进，也欢呼着互联网的普及。

春天来了，走，去野外观赏紫香槐，它的香气能够提神醒脑，踏青归来后再秉灯夜坐，打开电脑上网、写文章，这是我们的生活秩序。

花与文同在，供大家赏读。

陈长吟

2008年春节于中国散文网

# 目 录

## 第一辑 故土亲情

- 2 芳流
- 6 仙人脚
- 10 老家·老屋
- 14 土命的婆
- 17 父爱不言谢
- 19 槌枷声声
- 21 收弟
- 24 守秧母田
- 27 家在岚皋
- 30 太阳梁
- 34 故乡菜花黄
- 36 小蒜味长
- 38 烧烤毛芋香喷喷
- 40 甜浆子·臭豆渣
- 42 南宫山下美食香
- 46 养人的苞谷
- 51 秋茶弥香
- 54 茶香无边
- 57 岚皋魔芋豆腐
- 59 岚皋清代禁赌碑
- 61 为宏大村拟联
- 63 积肥
- 66 栽树
- 69 家树
- 74 爬树

- 77 泥棋  
79 酒韵酡颜  
82 清芬盈室  
85 我这里下雪了  
88 雨中清荷  
90 小镇丽人看过来  
92 晾晒心情的芳草地  
94 男儿写出《女儿红》  
96 三馀角记  
98 我们永远在一起  
100 一片小树林  
104 结庐在幽境  
108 小城谁人不识君  
112 正人老郑  
115 小城从此失朗然  
118 感念民歌  
120 陕南孝歌

### 第二辑 游历偶记

- 123 藤系南宫山  
127 千年古栎  
130 一地芳菲  
132 神田剪影  
135 神河源秋色  
137 鸟鸣神河幽  
139 千层河水韵  
141 紫阳闲墨  
146 本家叫黄连  
149 黑山谷不黑

### 第三辑 新赋试笔

- 152 岚皋县赋  
154 南宫山铭

- 155 千层河赋  
157 岚皋龙舟赋  
159 岚河漂流记  
161 小木屋记  
162 捐资助学碑记  
163 龙安茶肆铭  
164 重修观音庙碑记  
165 张本树祭

#### 第四辑 卷首小语

- 167 气节  
169 精神  
171 自重  
173 自尊  
175 慎独  
177 认真  
179 日子  
181 独处  
183 宁静  
185 感动  
187 朋友  
189 友谊  
191 朴素  
193 善良  
195 淡泊  
197 热情  
199 真诚  
201 拥有  
203 随意  
205 距离  
207 欣赏  
209 成功  
211 品书



213 阅历

第五辑 婚礼祝辞

- 216 沧海一粟 文武双全  
218 春晖暖心 张弛自立  
221 国之小花 刚直不阿  
223 菊香春独占 诗情溢新婚  
225 五月的祝福  
226 一生的守护

第六辑 半途小集

- 229 奇山秀水入画来  
230 青峰凝黛素波摇  
231 林海幽居泉声远  
233 山在虚无缥缈间  
235 秋声泉韵果盈枝  
236 浅山碧水舟自横  
237 夜雨初霁山如洗  
238 水边独钓满河春  
240 人依古柳待鸭归  
242 空山鸟语唱晚渡  
243 家住深山松林寨  
244 村边果熟霜叶稀  
245 水青冈  
246 榭栎  
247 陕西莢蒾  
248 稠李  
249 栓翅卫矛  
250 山葡萄  
251 华山松  
252 灯台树  
253 红豆杉

# 第一辑 故土亲情

我不是高明的写手,却是一位执著的作者。我非常珍视自己的每一个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献丑。即使我那样固执地在这儿居住,相守相处,不离不弃,也很难说就了解岚皋,懂得家乡。亲朋好友,吃喝劳作,风土人情,悲欢离合,都有许多铭心刻骨的东西,因而就想写,就想说出来让别人分享。我对养育之恩的报答,就是不停地写作。

## 芳 流

老的东西总是好的，姜是老的辣，酒是陈的香，物是古的贵，友是旧的亲，自然，家还是老的美。

芳流是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发源于与平利交界的茅坡梁，水不大，却清亮，河不长，却优美。儿时喜欢玩水，芳流就是玩具。后来喜欢戏水，芳流就是游艺场。现在喜欢喝水，芳流就是胸中的波澜。这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流水，只要将手深浸进去，那种初恋的感觉，把五脏六腑都透浇了一遍，心已融化，情已稀释，自己仿佛就是其中的一滴了。我家以下的部分又叫蔺河，芳流有诗意，蔺河却冷僻，一说在出口处曾住过几户蔺姓人家，一说过去这里蔺草席远近闻名。老家叫草鞋垭，芳字又是草头，蔺也是草，茅坡梁因茅草丰厚而得名，就连朱寨沟后来也叫成猪草沟了。看来我是离不开草了，我有草缘了，我是革命了，草是我的命根子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到头来还是取了一个“芳草”的笔名。

面对地图，我反复揣摩，芳流像三角枫，似牵牛花，有一天我似乎来了灵感，脱口而出：这不是孕育生命的子宫吗？比摇篮贴切，比襁褓鲜活，对呀！每一个芳流人都是大地之母的孩子，都是故乡最可爱的子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靠一方人养。我们除了对高天厚土心怀感激之意外，最重要的是如何来赡养孝敬故园山河。过去我们不懂事，以为人可以对

一方水土作无尽地索取，是人们衣食无忧的仓库。正是这个祖传的误导，长期以来，我们对养育自己的那方水土只取不养，过度垦殖，几乎导致水土无法养人的恶果。值得欣慰的是，故乡的父母官们正在启动退耕还林、山川秀美工程，一方人养一方水土将不再是一种说道。

翻阅旧志，知民国十三年有一次大灾：“八月初十夜，草鞋垭保放牛场，始则暴雨倾注，田地冲毁，继复雨雹交作，禾苗尽被打毁。”还有一处则更为详尽：“放牛场，距城五十里。西界草鞋垭，南界溢河上保，东至茅坡梁，北至熊家垭交平利界。香炉山耸其北，上建祖师庙，颇称胜境。山右为凌霄寨，尤高峻。其初等小学堂，亦暂租民房，俟后改建。”这大概说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事。看来，芳流由放牛演绎而成，故乡原本是一个天然放牧场啊？想那牛羊成群鸡鸣狗吠人间烟火极旺的祖先，比我们现在多许多的野趣情调。牛有什么不好，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可耕之泥，每一菀茂草都是长膘的饲料。从属相上讲，我属羊，牛羊合群，都是草食动物，这是巧合，也是某种投缘。芳流更好，这不仅是一个诗化了的和美名，而是老先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即使不能传美名于后世，也要让河水永远清澈，世代流芳。一溪美水，满河溢清，难怪故乡的水这般香甜可口，我们的父老乡亲也能“诗意的栖居于大地之上”。水与我们不仅有肌肤之亲，还有血肉之亲，它几乎贯穿于我的一生。生存因为水，是母亲的奶水把我哺育。生活因为水，因为有一管笔，靠笔里的墨水工作。友情因为水，因为有感动，眼里含泪水。

芳流山好水好名好人也好，遗憾的是古未出过达官显贵，今未出过名人高官，最大的官才是正科级。但有三位年轻人却不得不提，一个叫袁永龙，1958年在青海卡拉山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3岁。另二位叫杨业红、杨洪才，1960年春天先后壮烈牺牲在雪域高原西藏。还有一位健在的老人，抗美援朝时任副连长，后转业到海军某部，再后回老家任职，当过公社书记，

离休前为副区长。他叫胡应觉，一口地道江南口音，嗓音宏亮，禀性耿直，一辈子保持军人的本色，抗美援朝时用过的茶缸、军用水壶、皮带保存完好，古稀之年仍能迈着军人的步伐健步在故乡的田埂上。烟可以不抽，饭可以不吃，这酒却断然离不得。他曾非常动情地对我说，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是酒救了他的命，酒是他的亲密战友，老伴去世后酒更成了他的终身伴侣，成了他的精神寄托。理由十分充分：穷不穷，天天弄个脸儿红；有不有，天天都得喝几口。可别以为几口不多，我见过他一口喝下半军用水壶，少说也有五六两。最得意的遗产是抗美援朝时的军功章，上面有毛泽东、金日成的头像，证书上还有朱德的签名，我拿在手上，沉沉的份量，有如老人的厚道沉稳，德高望重。

故乡除了草就是石，远眺香炉石方方正正，刀削斧劈，天造地设，俨然焚香之炉，甚是奇异。先登石梯百步，再登木梯二十一步，又登石梯数步，石隙生千年古树数株，枝繁叶茂，青翠蓊郁。公路修通时，时任县交通局局长，也是正宗芳流人的刘才金，曾赋诗一首：“一景天下奇，把石雕玉玺。攀登临仙境，油然思皈依。”北京有五色土，南京有雨花石，这里的土层中却有五花石，红黄蓝黑紫，金木水火土，只是未有高人识得，当地上便将其作为小地名，算是入了口碑地方志。还有一奇异之处叫雷打石，仰头一望，山岩绝顶确有削掉之痕。这石就是微缩之岩，上面有土也有丛生之树，将河水拦腰压断，一部分从石下溢出，一部分从石侧流过。传说光绪三十一年发大水，河中走蛟，雷劈巨石镇压，才让百姓避过一劫。离雷打石不远之处的崖壁上，过去走小路可清晰地见到解放岚皋时，人民解放军用石灰水刷的宣传标语。作为芳流人，解放岚皋的解放军能从故乡的小径上路过而感到荣幸，特别是茅坡梁那一仗，半小时歼敌守军一个营，扫清了进军县城的障碍。听父亲说，解放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饿了就到野地拾些干柴，河里端些水，就地埋锅造饭，在丛林中“躲反”的老百姓甚是惊异：世上哪

有这样的兵？

在老家，虽然父亲给我留下的房子低矮潮湿，土墙泥瓦，屋梁黑朽，墙壁透风，窗户狭小，但天是完整蔚蓝的，土是香气扑鼻的，鸟儿是自由鸣唱的，月光是清澈明丽的，河水是纯洁无瑕的，和谐的山风随时都可以张开双臂拥人入怀。以前总弄不明白，迟迟得不到开发的地方如此吸引我，一夜间似乎大彻大悟：如果一个地方养育了你，给了你生命的第一次承认，允许你取个土而怪的乳名，就是梦醒了也会在甜蜜中回味，就是失忆了也会找到回家的路径。故乡的阳光温暖过你，清风呵护过你，土地亲吻过你，河水洗濯过你，你就是脱了胎也换不了骨，背了井却离不得乡。

芳流从藺河入岚河，从岚河进汉江，又与汉江携手到长江，理想越来越大，境界越来越高，心胸越来越宽阔。据说清代砖坪最大的官祝垵，死后葬在草鞋垵的马家庄，夫妻合墓时，后人嫌芳流河的水太小，屈就了祖宗的经天纬地之志，迁往能看得见岚河的藺河漫坡。人往高，水往低。人往高是有高远的志向，水往底是寻找辽阔的心境。尽管这样，我仍然忘不了芳流，是芳流放牧着我们的童年，喂养着我们的思想，浇铸着我们的人格。每次见到这芳菲之流，总觉得有一种乡恋，像水淌过石子，漫过沙粒，穿过青苔，得到了某种抚摸和皈依。

由于撤区并乡，芳流永远从行政建制上抹去了，从地图上消失了，连作个村名的愿望也未实现。但在我的心中，芳流源远流长，芳流可圈可点，芳流上善如母，芳流永远流芳。

（原载2000年6月9日《西安晚报》）

## 仙人脚

仙人脚不大，连弹丸之地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个脚片大的地方。我在写故乡的一篇文章中说起过它，还提到一种能制作神仙豆腐的植物。这不能说故乡就真的神了，就有了仙气，就能让人神魂颠倒魂不守舍。

草鞋垭的美是公认的，是让人心服口服的。仙人脚显然是这篇美文的点睛之笔，它的美是内敛的，是含羞的，是不事张扬的。许多人擦肩而过而不识，不少人失之交臂而懊悔，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世界不是没有宝，只是缺少能识的人，缺少有耐心而又愿意多走几步的高人。所谓净土，只不过比别处冷清一些，孤寂一些，耐看一些。我的父辈祖辈都是有慧眼的人，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把仙人脚对面的一弯长梁唤作冷浸湾，我家老屋后面叫作莲花台，最高的山峰取名天池庵，老人洞外面的一园良田称作月儿坝。月亮上没有长梭楞树，却有很大的板栗和柿子。有一年夏天，住在月儿坝的伙伴和我一同薅草，歇晌时还在一块游泳，回去吃了饭爬上屋后的柿子树，柿子还小，一色的青疙瘩，完全是一种本能的顽皮，就像家中的猫，上树是为了练练手脚，没想到这一次失了手，树枝折断，人就轻飘飘地从空中飘下来，一只大腿的骨头从里面插进肚子里，还没等队长喊上工就咽了气，给伐桂的吴刚做伴去了。他是上树高手，搁在平时，从比这再高一半的地方摔下来也没有

事，偏偏这次却出了问题。从此我失掉了一个好伙伴，草鞋垭失掉了一条好汉，月儿坝失掉了一根顶梁柱。左面的青山长满了水杉，葱茏翠碧，“毛发”油光水滑，我说是水獭，老人说是天狗，正伸着脖子在飞流下偷鱼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首民谣：天狗来吃月，仙人用脚遮，遮又没遮住，咬个大缺缺。草鞋垭的山有文脉，水有文气，人有文墨，这样难弄的韵脚都敢押，这样与地形拿捏得紧密熨贴的歌谣都会编。在草鞋垭这个圈子里，这位无名作者应该算作诗仙。

年少时节，我们不懂事，大人懂事也装作不懂了，弄来炸药雷管把仙人的脚脖子活生生地炸断了，一弯美水成了一吐为快的飞瀑。截弯筑堤，填土造田是那个年代的政绩工程。我同大人一起在学大寨的红旗指引下，抬石运土，砌坎筑田，忙了三个冬春，才修成三十多亩瘦田。尽管河水改道，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股暗流，像仙人淌的泪水。有一种叫作黄辣丁的无鳞鱼，似乎很恋旧，没有随大流，固执地在有限水域里繁殖，我们不敢造人的反，就造鱼的反，搬掉它们生息的石头，舀干它们要命的暗泉，把“屋”撬烂，把水搅浑，将它们一一捉将上来，用柳条一穿，招摇过村，或烧或煎，成了饥饿岁月养胃的补品。

炸断的地方被水一冲，形成了一个大乌滩，年长的叫它庙儿滩，我们干脆叫它掉滩子。在这里能看见很多鱼把身子一弓，头咬着尾巴往上飞，比跳水运动员还会做高难动作。最着急的是我，鱼飞不上来，门前的河段只有小麻鱼、小白鱼和桃花鱼，再也见不到肥硕的泉鱼了。每当涨水，仙人脚吼声如雷，黄色水雾腾空而起，似是壶口瀑布的微缩。

大热天里，我们会在这里沐浴身心，观鱼看瀑，感受仙境中的凉爽。“文革”期间我在这里目睹过一出闹剧：参加过西藏平叛的李辉如，奉某造反组织之命赴县城集训，到“西线”参加武斗，未发一枪一弹就当了对方的俘虏。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从县城方向走来一位挎黄挎包的中年汉子，在队干部的



指引下径直进了李家的门。严格地讲，应该是储家的门，李辉如三十边上才在储家当了上门女婿。新婚不久接到“二次”入伍的命令，只好弃锄扛枪，自己犯嘀咕，家人更是担惊受怕。那时有尾随陌生人的习惯，不是盘问就是辩论，听说这人很有来头，并且带着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来人巧嘴如簧，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才入正题：李辉如这次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光荣牺牲，不仅是李储两个家族的光荣，是全县的光荣，更是草鞋垭的光荣。年轻的媳妇不管这些，嚎啕大哭，拉都拉不住，非要去跳庙儿滩。那种生离死别的惨烈，那种呼天抢地的哀号，仙人脚都会为之动容。没出三天，李辉如趁着月色回来了，家人问是人是鬼？他说一不是人二不是鬼我是李大胡子！这位我应该喊表叔的人后来说，他从来没有打过如此窝火的仗，也没有当过如此窝囊的兵，算是丢尽了草鞋垭的人。

仙人脚虽然一没出过高官，二没出过显贵，三没出过美人，却出了三条大汉。铺子上的魏大汉，个头足有一米八，因为去世的早，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儿子魏才显，是我小学的同学，也是一个大个子，我与他站在一起，都说草鞋垭风水好，仙人脚沾仙气，是出美男帅哥的窝儿。岭子上的储德少，个头超过五尺半，国民党看上了他，硬要拉他的壮丁，他可以一躲了之，媳妇跑不了，差人就威胁：下次来再找不到人，就拿你是问！到底是女流，胆子小，当晚就上吊了。没过多久，共产党反霸减租，说当保长的张仕国逼死了储大汉的妻，定为恶霸，流放新疆劳改。储大汉当村支书时正赶上吃食堂，家中没有一颗粮，我饿得哇哇直哭，婆把我领去，我抬头一望，不亚于与一棵大树在对视。婆用一双小脚跳起来吵：我看你储德少只长个子不长良心，地里的红苕不挖，坡上的苞谷不扳，害我们婆孙两个喝凉水！储大汉弯腰抓了几个红苕朝婆怀里一塞：黄伯娘你莫吵了，快点把苕拿回去给伢儿烧到吃。晚年住在我家隔壁的胡应觉，也是一个大个子，参加过抗美援朝，枪法很准，亲耳听到他对我妈说：赶快煮饭，我上坡去找点菜。没过半个时辰，一条